



最好的時光

簡平

海豚出版社

最好的時光

簡 平

海豚出版社

最好的时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好的时光 / 简平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110-3161-7

I. ①最… II. ①简…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0873 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制 作 人 吕 晖

监 制 朱立利

特约编辑 吴 蓓

责任编辑 孟科瑜 许海杰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蔡 丽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网 址 www.dolphin-books.com.cn

电 话 010-68998879 (总编室) 010-68997480 (销售)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 开 (889mm×1194mm)

印 张 10

字 数 146 千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316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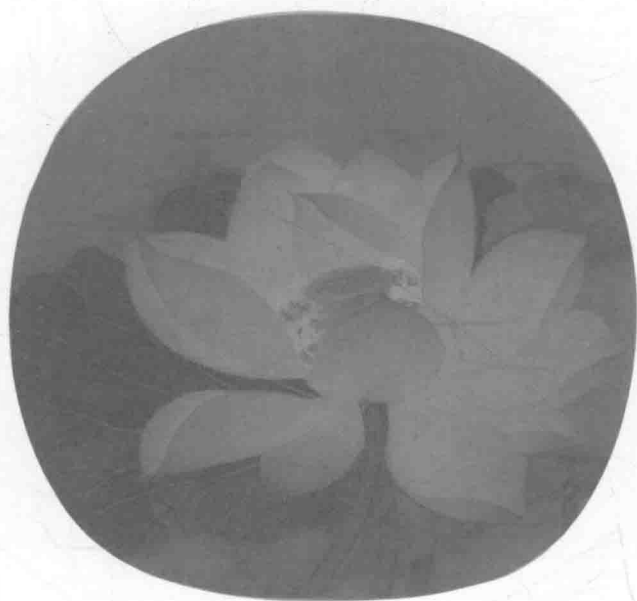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简平，本名胡建平，1958年4月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现供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记者，高级编辑，影视剧制片人。

出版有长篇小说《一路风行》《星星湾》《海贝贝》，中短篇小说集《五天半的战争》《水波无痕》《尹小亮的流水时光》《皇马之夜》，长篇纪实文学《阳光校园拒绝暴力》，散文随笔集《聆听树声》《在云端》《为少年轻唱》《漂流书 漂流梦》，研究专著《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等。

犹如莲华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宋] 吴炳 出水芙蓉图

献给妈妈
也献给爸爸和外婆

目 录

一	此时此刻	001
二	坠入深谷	005
三	海边絮语	013
四	说痛太轻	021
五	长泪决堤	028
六	生息复苏	041
七	夏日焰火	050
八	刹那日光	064
九	危难之际	080
十	花落花开	110
十一	核桃树下	138
十二	一种方向	158
十三	温暖相拥	183
十四	千手观音	195
十五	烛光晚餐	232
十六	离别时刻	266

一 此时此刻

2015年4月15日上午八点二十分，妈妈的脉搏完全消失了。

我按照妈妈的嘱咐，记下了这个时刻。

两天前，深陷晚期肝癌疼痛中的妈妈用甚至是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我走的时候，你要握着我的手，搭搭脉搏，不然我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我跟妈妈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到的！”我说的时候也尽量显得很轻松，可我心里却在流泪，我永远达不到妈妈的从容和坦然。

我和两个妹妹围着妈妈，我们紧紧地握着她的双手。

妈妈的脉搏真的一点也搭不到了，呼吸也已停止；之前，我们看到她在一个有数秒时间的停顿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粗重的气息声戛然而止。

我知道，在这个时刻，妈妈离开她生活过七十八年的人世间了，离开我们了。

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刻，妈妈解脱了，她如愿以偿。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以这样决绝的方式让妈妈完全信任我对于她的承诺，使她得以按照自己的心愿、自己的选择处置死亡这个人生中最后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这众生芸芸的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可以自己作主地按着自己的意愿来完成这件大事。想来也属荒诞，在死亡这件事上，几乎根本就由不得自己，与其说这是一种无奈，不如说这才真正是人的终极悲剧，最经常的是，死的是自己，而为自己的死法作主的却是他人。

此刻，我很平静，坐在床上，坐在妈妈的身旁，继续握着妈妈依旧温暖的手，看着如同睡着一般的妈妈，她的脸有些浮肿，肤色有些泛黄，但却那么安详，那么端庄，那么有尊严。蓦然间，我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幸福感。我觉得我很幸福，不仅因为我拥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从容不迫地主宰了自己的人生，甚至确定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辰，并与我们一一道别，无有恐惧，无有牵挂，无有遗憾；而且还因为我曾经最为惧怕的一幕终究没有上演，我没有让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让妈妈会由于我先她而去而遭受精神巨创——这是三年零四个月来我一直努力着希望自己做到的，而我在妈妈的鼓励和支撑下真的做到了。

我松开了握着妈妈的手，下了床，站起身来，走出门去。

我一格一格地从五楼楼梯上往下走，这楼梯此时此刻显得那么漫长，灰白的水泥台阶成了这三年零四个月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

我不知道 2011 年 12 月的最后一天，妈妈是怎么走下这楼梯，去到我家里的，她是不是也觉得特别的漫长，是不是也走得格外的沉重？我从来没有问过妈妈，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她提及过我的病况。我在这一年的 12 月 16 日被确诊为胃癌后，告诉了家人，但唯独没有告诉妈妈，我的两个妹妹也为我竭力对妈妈保密。我不想那么快就让妈妈知道，我怕她心里会难受，也怕她因此会来来回回拉也拉不住地奔走于医院，我想，还是等我动完手术，回到家里后再慢慢跟她说吧。妈妈与我们三个子女都不住在一起，要是瞒住她也并不是太困难的。

可是，我们都没能瞒住妈妈，我出院的那一天，她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我至今不知道她是如何得知消息的，我的家人和妹妹们排出了值班表，每天都在医院里陪护我，在那几天里，他们都没有去过妈妈那里，也没有在电话里向她透露过什么，但妈妈就是知道了。我曾经想问妈妈，她是怎么知道的，但我始终没有问，如今，妈妈去世了，

她也永远不会再告诉我了。不过，事实上，我早已有了答案：母亲的心是与儿女牵连在一起的，一悸一动，都会感知——母亲是天生的儿女们的先知先觉者。

我自己倒是清晰地记得 2012 年 12 月 18 日，在妈妈被诊断为晚期肝癌后，我第一次去她那里时的情景。那天，冬阳稀疏，寒风凛冽，我的心里更是一片凄冷冰封，仿若世界末日。我哪里会想到，在所有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妈妈无比温暖的关怀下，我刚刚度过艰难的一年，尚未苦尽甘来，却又遭受如此打击。我一步一步地迈上五楼，我几乎抬不起腿来，气喘吁吁，恹惶不已。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再一次滑向崩溃的深渊。

二 坠入深谷

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世事的确无常。

2011年12月，临近年末的时候，我欣然地准备飞往北京，与朋友们一起辞旧迎新。而去北京之前，我掐好时间，打算先去医院做个全天心脏动态心电图检查（Holter）。之所以想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感到心脏有些不适，有时甚至觉得窒息，人常常要晕过去一样。有医生朋友怀疑我是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说还是做个Holter检查吧。这个检查需持续二十四小时，于是，我的好友，时任上海曙光医院传统中医科主任余小萍教授建议我索性住进她所在的曙光医院浦东分院，权当疗养。

我与余小萍相识至今还是一个相当禁忌的话题，她是2003年春天SARS（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也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在中国肆虐期间，上海医疗专家小组中的重要一员，其重要性不容置疑，那是因为上

海第一例被确诊的 SARS 患者（其父亲是上海第一例死于 SARS 的病人），以其亲身经历向我陈述的——而我可能是上海真正深入采访并与 SARS 患者成为朋友的唯一一位新闻记者。由于我连续咳嗽，且呼吸困难，这位 SARS 幸存者竭力向我推荐了余小萍。于是，我去挂了余小萍的专家门诊，她当即诊断我为变异性哮喘，并为我做了精心的治疗。

我听从余小萍的建议，于 12 月 12 日办理了入院手续。在最近短短的这三四年期间，我的确是太忙了，在工作上，我完成了电影《男生贾里新传》、电视剧《奥运在我家》《开国前夜》《最后的较量》《燃烧的玫瑰》《媳妇的美好时代》《家常菜》；在写作上，我则完成了长篇小说《星星湾》（初稿）、人物传记《人生况味尽如剧——黄允传》、研究专著《上海少年儿童报刊简史》、电视纪录片《绽放的力量》脚本等等，我甚至在两周前写就了自以为自己写作生涯中最为重要、最具价值的一部著作——我的自传《一个人的见证》，真的还没好好休息过呢。尤其是在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家常菜》等开了荧屏上关注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风气之先后，我并不想重复自己，于是，我又开始紧张地筹备将现代文学大师李劫人先生描写辛亥革命保路运动的名著“大河三部曲”中的《暴风雨前》和

《大波》搬上荧屏，我几乎成了“空中飞人”。能在医院里疗休几天，还真是难得。

一住进医院，床位医生便问我：“除了心脏，你还有其他的不舒服吗？”我想了想，随口说道：“这一阵，我犯了颈椎病，所以在吃药，可这药吃后胃有点难受，不过，用药说明书上写着会有胃部不适的。”医生随即说道：“那就再做一个胃镜检查吧。”

第二天一早，Holter 机还没有背上，倒先去做了胃镜检查。

我排在第一个，一大早赶来上班的两位女医生似乎还未进入状态，当她们戴上手套，走到我的床边时，显然对我没有足够的重视。在进行喉头喷射麻醉并嘱我含上口垫后，她们一边将一根长长的导光纤维管从我喉咙口插向胃部，一边还讨论着隔夜新闻。突然，其中一位女医生失声叫了起来：“哎哟哟……”我一听，顿时觉得大事不妙了。

女医生一边用活检钳提取病灶组织，一边询问我最近有没有剧烈腹痛腹胀、有没有大便出血、有没有食欲下降等等问题，我都回答说没有。我反问女医生，是不是我胃里长了什么东西，她们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倒是我很镇定，回到病房，请一位女护士帮我去买酸奶，等到两个小时后可以恢复进食。

余小萍很快就来了，她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胃部有个肿瘤，靠近胃窦大弯那里，至于是良性还是恶性，还得做切片检查，可这需要几天的时间。余小萍看着我说：“如果你想问我建议，那我觉得不管结果怎样，还是尽快把肿瘤切除掉为好。”她甚至说：“这种手术很普通，我们医院就能做的，我可以马上帮你联系。”我听后，想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行，那就动手术切除吧，不过，我得另找一家医院，毕竟你们擅长的是中医，破膛开肚的事情还是让西医去做吧。”

于是，我拿起手机，给各路人马打电话，询问哪家医院最为合适，结果都说每家医院各有长处和短处，真是令人纠结，最后还是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老校长陈德良先生一锤定音，把这事交给了我们的校友会会长，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徐建光先生。后来，徐建光打来电话，说就到他先前担任院长的华山医院去动手术吧，而且他还为我指定了该院普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宗佑教授为我主刀。

等把这件事情搞定，我这才将自己的情况通报给了家人。我表现得相当轻松。但是，当我想着要不要告诉妈妈的时候，突然间变得心情沉重起来。妈妈已经七十五岁了，我的患病会不会让她太过担心，甚至带去打击，而

她能不能经受得住呢？我揪心极了，最后，我与家人和两个妹妹商定，暂时瞒住妈妈。这样，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着。

12月16日，病理切片报告出来了，确诊是胃窦腺癌，属溃疡型印戒细胞癌。19日，我转入华山医院。转院前的晚上，我给我的文学导师、作家程乃珊女士打了电话。不料，电话那头，程乃珊用嘶哑的声音说，她也住在华山医院，天天发高烧，正在检查中，她说可能是严重的肺炎。我安慰她说，那应该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我说一到医院就去探望她。第二天，我在病房安顿下来后，立刻又联系她，是她丈夫严尔纯先生接的电话，他说，考虑到你在住院，以免交叉感染，就暂先不要来了。我问病因查出来没有，他语焉不详，令我不安。

一向雷厉风行的小妹妹当即组建了家庭护理小组，天天为我奔忙，她和小妹夫以及我，就手术与陈宗佑约在设于医院里的咖啡馆作了一次长谈，方方面面问了个底朝天，细致入微，最后，商定跳过冬至这一天进行肿瘤切除术。

23日下午一点，阳光浓了一些，在冬天里算是有很亮的天色了。我被推进了手术室，之前，陈宗佑和麻醉师来看我，陈宗佑告诉我说，麻醉师是他的同学，他自己患病